皇明典故紀聞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因享廟謂禮部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

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謂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以爲當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

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洪武四年春嚴內城門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給三石

太祖曰內使輩衣食于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太祖謂省臺臣曰朕諸子上知務學必擇端謹

文學之臣兼宮寮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于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與邪人處則日習于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

太祖以劉貞爲治書侍御史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于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

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
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
爲百官表率至于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
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刑部搜獄中囚得一私書乃吳興王升以寄
其子平涼知縣璵者其言曰凡爲官須廉潔
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
身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
本廉已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

且宜玩味經史至于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于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

太祖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遣使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太祖謂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

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息所乘是以業
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
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諭之曰吏部者鑑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
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
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
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
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

庸庸碌碌克位而已

太祖與羣臣論刑法或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遯情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鉄之溪水非不清然魚鼈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

罪當則民從令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以致堯舜之治也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灾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眞宗初相李沆日聞灾異其心猶存警惕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繼于途朕思

凡事惟在于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省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

太祖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全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朕毋臨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家者所當深戒也

太祖謂省臺諸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

亂之源卿等當知朕此意

太祖諭京衛諸將士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爲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躭嗜于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侈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太祖聞諸勲臣莊佃多倚勢害人者召諸臣諭

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佃之家倚汝勢挾汝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太祖嘗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

其心始安賢人君子于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國王遣陪臣朝貢禮部臣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熞懼朝廷致討故託貢以覘之遂却其貢

○洪武五年五月
太祖祭方丘畢還宮皇后妃嬪見謂之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句容民獻同蔕嘉瓜二省臣以進
太祖曰草木之祥生於其地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于朕何預若盡天地之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王禎不在于微物賜民錢遣之

太祖嘗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太祖念驛傳重繁諭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治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

何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
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
理道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敦篤教
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
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
校之教甚違朕意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考
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
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懈學者皆論

如律於戲彝倫不振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為凡在君民體朕至意

太祖嘗于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鍬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別取鍬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即命

罷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還家

○内使有奏增肉飼虎者

太祖曰養羊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皆縱之

○祖嘗諭來朝守令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于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

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錮其內朕之任
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
惟欲成風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
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脩厥德廣施惠
政以副朕懷

太祖嘗謂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
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饕之徒常
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暴其
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

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强人惡其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

太祖謂詹同曰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于鴆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

閒納其淫邪不爲所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
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
太祖嘗命御史察舉天下有司諭之曰古人有
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蓋君子有
犯或出于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姦詭百
端無所不至君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
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
思改爲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終無忌憚所以
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雖或有過

常加宥免若貪官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太祖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羣臣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

者著爲書曰昭鑑錄以賜藩王因謂秦王傅
文原吉等曰朕于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
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
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
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嘗使之少服勞
事但人情易至于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
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閱武罷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
民所以養兵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享其食

無織絍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〇衛卒有差還受親舊私遺者衛官以違法并

遠其親識請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識慰勞餽贈人之常情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太祖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

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憸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太祖嘗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今之爲吏犯法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豈有不化而爲善者自今臺省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

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敎與否則可以
知其賢不肖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
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
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
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
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
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
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

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
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太祖嘗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
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
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
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繹思至
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
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

于見聞則視聽不廣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意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各給衣米庶不

至饑寒也

太祖嘗謂泰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于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

太祖嘗命禮部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潞州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數十畝計所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

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太祖謂都督府臣曰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

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等往彰德懷慶真定等處總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專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當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禮釋奠先師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間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者事聞

太祖曰古謂聚斂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

也命執而罪之

○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

太祖以爲未當命學士承旨詹同與學士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卽分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得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

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盡其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

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太祖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

下其釋之

太祖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敎化廢則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

之臣忠謀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太祖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

者不可以獨成故擇賢任能布列庶位安危
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
諸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
策于漢高委英雄于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
亡蓋根疏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
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
日光大矣

〇洪武八年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

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
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
于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
朕決不爲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謂之曰金石之有聲
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
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有長于彼
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所長則天

下之才難矣

○洪武時南郊甘露降羣臣有獻詩頌德者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

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

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

反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

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

此爲己所致哉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

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太祖命湯和等防邊諭之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然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勑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將有事于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

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聞學士宋濂等言按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
事宋眞宗時有內喪神宗當郊而喪未除皆
未嘗廢夫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
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所以示有尊也從之
（洪武時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州上其考曰無
課農興學之績而長于督運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
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于督運是棄本而務
末豈其職哉遂黜之

○洪武時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

太祖賜璽書勞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之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臣能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爲令欲使上官馭吏嚴之以法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

刑于姦吏朕聞玆事當哉故往諭之尚慎終
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
鎮夷狄之禍曰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
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
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
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
于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
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

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洪武時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

太祖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歎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選官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

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太祖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輸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嘗勑中書省曰嚮荆蘄等處水灾朕寢食不安亟命戸部主事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

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
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
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
吾民者

○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
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
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
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
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從容言及政事者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因諭羣臣曰
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
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
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
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
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本態也
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
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

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

致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太祖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

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
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
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
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
暫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
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
叢脞民何所賴
太祖造觀心亭成親臨幸焉時致仕學士承旨
宋濂來朝召而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

朕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
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
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卽在是
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
傳示來裔

太祖謂韓國公李善長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
性然于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于人情必諳練
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決斷恐未盡善
既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

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以練習
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
奏啓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
聞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于水鑑當
于民鑑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
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
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
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爲可戒大抵民情幽

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鑑得失于民有見于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

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霽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燁煜

太祖大悦勑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

進退贄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令合祀天地而上下怳若有肸蠁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儒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謂曰爾看書亦知古

人爲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亦必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猶心于百體心得其養不爲邪淫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

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若惑于憸邪
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
天下安得而治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衆人之見必廣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

也

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已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于宗族序

尊卑如家人禮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

○國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

太祖觀武帝紀顧謂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

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孫之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太祖嘗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于能謹與否耳

太祖謂翰林侍臣吳沈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

有不好直知諫者在于忠巳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巳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于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

敢忽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决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毎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

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

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羣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識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

太祖謂戸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歛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戸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間御史連楹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

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
太祖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證以聞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爲宜遂詔以爲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洪武時御史劾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

太祖曰夫祭物所謂鈌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鈌是有司無誠心于祀神而故爲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猶怠忽之則于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葢

出于衆人爲公論出于一人爲私意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于賞罰未嘗

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
論奏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
耳
太祖命助教趙新等爲布政使諭之曰今布政
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
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
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
則遠近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
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

所以用卿等寔儒術之有異于常人也尚宜
勉之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
顧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
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獨恐傷人况重爲徵
斂乎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
人未有不儉約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言人君[illegible]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

計財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
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
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
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
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
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
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陞等者考覈
平常量才降等非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勑考

稱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任內已陞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陞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蹟顯著者皆得加授階

太祖嘗謂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

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

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

太祖嘗勑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

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

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

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

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

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

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皆減

死論

太祖嘗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猶父之于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盡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給事中有言國初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盡尊無二上之意翰林編脩吳

沈等議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
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于是諸
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
太祖諭部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
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
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
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
六部爲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爲朕耳目日與
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垩

道以安生民
〇廣州巡撿王德章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
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
于朝
太祖謂戸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
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
悉閉絶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
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靖苟用兵爭利
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

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又賜學粮增師生廪膳應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縣六百名師生月給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工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

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于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𩑶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于取辦未免過下督責而吏卒貪緣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費况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于應辦轉爲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洪武時廣平府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

鐵元時于此置鐵冶歲收鐵百餘萬請仍置

冶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

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

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

各冶鐵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

設此必重擾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嘗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

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

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彼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浮泛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賴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解州學正孫詢訐稅使曾必貴爲胡惟庸黨

又訐故元參政黎銘嘗自稱老豪傑訕謗朝
廷
太祖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爲告訐之
事豈儒者所爲置不問
○洪武時有以犯罪減死戍邊者多艱于衣食
太祖聞而憐之悉命還家取貲用定期而來至
是五十三人先至
太祖曰彼愚民無知故抵于法今先期來歸是
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

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

馬后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

太祖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

失之蓋貨財非寶抑帝王自有寶也

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爲寶

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

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

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鴆毒誠哉是言但得

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

〇黄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按察司以聞

太祖曰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命貞復職而械吏至京治之

〇洪武時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月日者請逮問之

太祖曰此亦錯誤其勿問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謹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〇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眞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

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爲害不淺矣

太祖聞大學士吳沈講書至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于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

犬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如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國家亦必牽合傅會曰是必不可爲此誠國之賊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福殘暴者爲國致災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

討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擊
遇事風生鍜鍊刑獄棓尅聚斂雖若快意一
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
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太祖謂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
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
得展盡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罷免官通
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

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
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
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
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
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
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
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
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
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

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嘗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咈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諛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諛言則德日聽而讒人自去不聪于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得失非從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用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决不可容也

〇洪武十七年七月勑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

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因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實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舉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嘗謂侍詔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知識爲知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

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時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賣仍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

欲息其爭耳苟便于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太祖謂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

爲無難諂諛之語入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
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
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
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

太祖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閒雪雹而雷將氣
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
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
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太祖諭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便利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

太祖御華蓋殿聞大學士朱善讀心箴畢謂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愨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退日間所决專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停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輿圖之

廣古所未有者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保留者

太祖賜手敕奬勵復職加賜衣幣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

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縣官能爲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太祖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自安朕爲天
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
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
之及人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史扁不施藥石疾
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
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
善不足以爲政也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

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
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亂亡朕思
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
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
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
民也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
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
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

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
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
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
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太祖謂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
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
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剥削蠹蝕窮錙銖之利
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
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

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饒餘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歛以傷國體

太祖謂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畝畒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

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察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汙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卽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吏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
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
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
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
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蔽可息一牽于私
欲而惑于人言則㝠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
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
縱横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
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

蔽惑也

○麗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陳公望不遂詣闕誣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

太祖命錦衣千戸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其妄謂寮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論妄告者罪

○洪武間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

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

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院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

討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旣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

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黄平平越等衛軍食

太祖覽奏顧謂戸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但令軍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太祖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
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
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
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
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
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

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舊有銀礦採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

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産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巳有司貪爲巳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産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太祖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國子生往各處集

里甲者民躬履田畆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爲册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册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因自爲註謂賛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毎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

太祖聞侍臣進講有論人之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謂之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太祖嘗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爾

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
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尚爵所以敘敬事長所以
致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
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
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
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
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斤
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終